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遍地庄稼

苗秀侠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遍地庄稼

苗秀侠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遍地庄稼/苗秀侠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7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许辉主编)

ISBN 978-7-81093-997-3

I. 遍… II. 苗…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1759 号

遍地庄稼

苗秀侠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总印张 191.5(本册 13.25 印张)
总字数 3235 千字(本册 244 千字)
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81093-997-3

定价:570.00 元(全 15 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庄保斌

名誉主任 杨 屹

副 主 任 吴 雪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枫 庄保斌 许 辉

吴 雪 季 宇

主 编 许 辉

我们对文学新皖军充满期待

许 辉

2007年8月，安徽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作家协会顺利进行了换届。新的省作协领导班子产生后，即按照省委、省委宣传部发展和谐文化、打造文学精品、重振文学皖军雄风，再创安徽文学辉煌的指示精神，在省文联党组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构思了一些发展安徽文学事业的大举措、好项目，签约作家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安徽文学院和安徽省作家协会，于2007年10月25日启动了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工作，应聘作家报名的热烈程度，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至12月5日报名截止，我们共收到报名应聘作家的材料74份，其中小说作家29人，散文随笔作家15人，诗歌作家14人，理论批评作家6人，少儿文学作家5人，80后青春文学作家4人，其他文体作家1人。

我们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的技术审核委员会和由13名委员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对报名作家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读，并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和两轮投票，从中遴选出了21名优秀的签约作家。

在这21名签约作家中，小说作家9名，特邀小说作家1名，散文随笔作家两名，诗人3名，散文诗作家1名，纪实文学作家1名，少儿文学作家两名，理论批评作家1名，80后青春文学作家1名，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中关于签约作家构成的要求。

年龄方面，年龄最大的签约作家出生于1962年，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84年，21名签约作家的平均年龄不到38岁；40岁以下的签约作家共15名，占签约作家总数的71%，均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的要求。

性别方面，“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未做规定，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选项，但在以创作实绩为前提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5位女性为签约作家，这既是我省中青年作家参与文学创作的某种现状，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期待，同时，这还有可能改变我省文学界参加全国性的文学盛会欠缺女性作家的非正面形象。

文学姿态方面，这批签约作家中，既有追求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也有更多地接受了新文艺思潮的作家，既有人坚守土地原则，也有80后对独特家庭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探讨，本届签约作家呈现出了比较多样和开放的结构。

宏观地看，这21位签约作家年龄轻，起点高，视野比较开阔，他们有比较

充足的生活积累、有较好的文学、文化学养，有些作家已经初步在中国文坛站住了脚跟。我们对本届签约作家的创作能力有信心，也有理由期待他们成长为安徽文坛的生力军！

对整个招聘过程进行总结，我们觉得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我们的感受，那就是：“安徽文坛基础好，安徽作家队伍厚；我们对安徽文学充满了期待！”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遗憾。

虽然我们努力地希望扩大签约作家的招聘名额，但限于经费的困囿，我们还是有很多无奈的遗憾：整个拔优选萃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不断忍痛割爱的过程，一些优秀的青年作家、特别是散文随笔作家、诗人，由于我们名额有限和文体结构的原因而未能入选，但他们的文学努力和创作成绩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签约一年半以来，各位签约作家辛勤、辛苦、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使我们的签约作家工作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甜美、丰硕的果实。全体签约作家均按时完成或超额完成“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规定的创作任务，他们在全国各重点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占据了2008年安徽作家在全国重点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创作成为安徽文学创作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丰硕的成果，不仅仅是签约作家个人的荣誉，也使签约作家的主管单位——省文联、安徽文学院、省作家协会，品尝到了收获后的快乐、期待后的满足。谢谢各位签约作家！

现在，经过我们积极努力，“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签字付梓了。这既是各位签约作家对自身文学创作的一个检视、一份总结，也是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工作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还是安徽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收获！

推动签约作家攀登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文学高峰，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我们将会继续最大化地使用我们所有的服务资源，倾心、全力地为签约作家，为全省的作家作者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我们也会继续放眼文学的原野，去寻找那些已然生机勃勃、但还未能笑傲蓝天的文学新生命。

但我们的服务代替不了作家的创作。

希望签约作家们潜心寻找自己的文学命运之路，知难而进，勇往直前！

2009年6月5日于合肥

（作者为安徽省文学艺术院常务副院长、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活动项目负责人）

目 录

遍地庄稼	1
茨河调	27
屋角的战争	66
锄头的江湖生涯	108
命中注定	142
秀水人物	163
避难	171
彩排	178
女上司进入更年期	183
小田是个好女人	186
犯病	194
女人当家	201

遍地庄稼

棉花

门鼻想在棉花地里把大杏干了。

大杏在水塘边给药桶里加水。两只桶，一只淡绿色的，是大杏自家的，还有一只翠蓝色的，是隔壁大杏婶子家的。大杏借桶的时候，门鼻隔着院墙听得清清楚楚的：“大杏啊，他哥来了，正好你们这两天把药打完，等他哥走了，你家的桶我们也用。”婶子称门鼻为他哥，等大杏嫁过去，他门鼻才可能是“他姐夫”。可是，他门鼻这次来，可不是光打棉花药的，他要把大杏办了，把自己“他哥”的身份翻过来，变成货真价实的“他姐夫”。

这事说不难也不难，只要大杏她愿意。不过，于门鼻而言，却有些放不开手脚。他还是个处男，还没办过这个事。这事要靠男人主动才行。大杏已经是枚熟透的果子，就在他的手边晃荡着，单等着他摘。未来的岳父也放出了话，你家把那几样办齐了，大杏就过门。那意思再明白不过：现在想睡他闺女，还不中，还得把屋做了，把三千块钱的彩礼封好了，把屋里的家具放齐整了，他闺女大杏才可能平安无事睡在他门鼻家的大床上。

这个硬条件就把门鼻弄得没精神了，连睡大杏的精神都没有，净想着那些钱钱钱。哪里弄到钱呢？他家真是万贯家产，他还会要大杏？还不满世界里挑俊闺女？

往实里说，门鼻对大杏可不是太中意。他多少也念了五年的书，而大杏呢，瞎字皮不识一个；门鼻的样子有几分白面秀才的味道，尽管他的专业是木匠而且在初学阶段，不过，以他的聪明才智他有可能成为大师傅。门鼻曾喜欢过一个女人，那是他同师傅做木工时那家人的媳妇。那女人伶牙俐齿，生着两片大屁股，胸脯子晃晃悠悠，眉眼里尽是风情，对着小公鸡样的门鼻说笑个不停，老问他那地方长没长毛，把门鼻羞得头勾到裤裆里。门鼻和大杏见面时，无形中就把大杏和那个风骚媳妇作比，就觉大杏木头木脑，身上的一些部位好似还没长开，心里不太乐意。但他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他明白，以他的家境，尽管他长得脸模子身条子有些样子，

可是那又不能当饭吃，充其量这些条件也只能找个大杏这样的女子，那些妩媚的女子，个个挑挑拣拣，弟兄几个呀，可有在外工作的亲戚呀，村子离集镇多远啊，老人的身体好不好可能帮着带孩子啊，可不是好对付的。他门鼻家不管提，弟兄多不说，他还是老大，他爹八脚跺不出个响屁来，他娘黄病寡瘦，他没一家亲戚是工作的。门鼻长到23岁，还没一个媒人踏过家门，你想想，做穷苦人家老大的媳妇，下面的几个兄弟盖屋娶亲，还不把头发操白毛啊，这样的家谁敢进？门鼻娘终于红着眼睛找媒人了，媒人说话也利略，干脆，换亲吧。门鼻就一个妹妹，他家孩子稠，一岁捱肩，妹妹排行老六也是老末，还不到17岁，样子漂亮又温顺乖巧。能给哥哥换个媳妇，到猪狗家去也没关系，可是门鼻却不乐意。媒人说的那家人，也是拿妹妹换，女孩子虽然姿色平平，那个哥哥却不能提，不但年岁太大，而且还背锅，自己如花似玉的妹妹和这种人过日子，不如把他门鼻杀了。于是，门鼻娘献出两篮鸡蛋后，媒人就访出了大杏这个闺女。大杏的爹可是把话撂出来了，大杏下面还有两个兄弟，三千块钱彩礼不能少，那是拿来给大杏兄弟娶媳妇的。媒人对门鼻爹娘说，扒锅卖铁那是你家事了，不花钱娶媳妇，就像大闺女能生小孩，天下没有的事。

大杏按比例把药桶兑好水，一只背在自己身上，一只留在岸边，也不朝门鼻看，就说，走吧，就头前朝棉花地走去了。门鼻弯下腰背上药桶，跟着大杏走。棉花地一家挨着一家，有许多人家都在打药。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棉花才刚刚长蘖，可是虫子却比桃子来得快多了。门鼻一边走一边浏览着大杏的身体。大杏穿着半新的粉红的的确良衬衫，直筒蓝布裤子紧箍着小屁股，门鼻知道这身衣服是大杏赶集时才穿的，之所以干活时也穿上它，是因为他来了。他是她未来的女婿，她穿得太孬了就有种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谁都知道她找了个好看的女婿，但好看也不能当饭吃，这也是村里人都知道的，所以他们不把自家闺女说给门鼻，而看大杏时眼光却是怪怪的，好似她捡了个大便宜。不声不响的大杏心里其实是有数的，她尽量把自己往好里打扮，至于说效果，就不是以她意志为转移了。

门鼻想着如何把大杏扑倒在棉花地里，如何还不把药桶弄翻，想着大杏会不会叫喊，会不会招来人看。他直想得热血沸腾。走过几家棉花地头，有几个打药的女子勾过头看他，飞快的一瞥还是让人觉出一些欣赏和挑逗。门鼻知道他在女孩子面前是有回头率的，就大胆地朝她们那儿看，一下子中断了对大杏身体的想象。只一瞬间，他忽然明白自身的职责，立刻把心思转到正道。

他和大杏隔开一垄棉花，并排着在棉花地里走。细密的药水顺着喷头温柔地在棉花蘖子上跳荡，一股微微刺鼻的药水的清苦味在阳光下回旋

着，让人想打喷嚏。门鼻边打药边想着他和大杏之间的新障碍，那一垄棉花。这是他以前的构想里缺失的细节。首先他得走过去，到得大杏所在的棉花垄里，大杏会待在那儿乖乖等他来扑吗？如果一心慌他被棉花棵绊倒怎么办？这样一想，眼光就频频朝大杏那儿看。大杏的眼睛只盯着药桶喷头，可是她的脸慢慢红了。门鼻听到自己心里得意的笑声。

门鼻这么急着办大杏，实在不是身体的急需，而是一项代表家族的艰巨任务。他们家无论如何拿不出那三千块钱，房子也做不起。可是他得娶媳妇。他不娶他下面的四个弟弟就得干靠着。他没想到娶大杏这样的女子也这么费心。农村是个充满智慧的大舞台，很快有高人对他进行指点：这还不好办，把她肚子弄大，到时你不娶，她也急着嫁。初听他有些脸红，觉得这有些骗子的味道，毕竟自己多少也念了几年书，太粗鄙的事做不出来。定了亲后，他农忙时到大杏家帮过几次工，从来没想到把大杏怎么着。直到有一天母亲逮着他劈脸问道：没良心的东西，你还没办成啊，你想让我和你爹卖骨头啊？连老实巴交的爹也旁敲侧击他：娃，爹知道你心里是有数的。他才知问题的严重。

他怀着逼良为娼的心境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再来大杏家，心里就有些风尘的感觉。早春时节，天还冷得咯吧叫，他到大杏家来了。因为春闲，他有些不好意思，怕大杏家的人嫌弃。可是，未来的岳父母对他很热情，还指使他到隔壁婶子家和堂弟们打牌。吃罢晚饭，他终于鼓足勇气小声对岳母说，娘，我想和大杏说说话。岳母不动声色地说，大门口有凳子，外面冷得很。他有些尴尬地走到大门口坐下了。那边岳母喊，大杏，锅别刷了，你陪他哥说说话。大杏还是刷了锅走出来。两人坐在大门口一时无话，倒是不停走过的人和他們打招呼。穿门风不停地刮，门鼻终于冻得站起身。大杏小声说，你说啥？门鼻正好看见大门外的一棵椿树，就灵机一动说，这是你过年拜的树吧？大杏说，你问那干啥？门鼻说着走到大门外，摸着椿树身说，你可是念叨着“椿树椿树王，你长高我长长，你长高管做梁，我长高穿衣裳”？见大杏不答话，他说，你出来。大杏朝屋里看一眼，慢慢站起身。门鼻说，我怕你爹娘，咱到外面说话。大杏再看一眼屋里，走出来了。门鼻第一步棋走好了，他把大杏引了出来。接下来他要带大杏到麦秸垛那儿，他早瞄好了不远的大路边有一溜儿麦秸垛。大杏果然跟着他慢慢往那走。风依旧冷，门鼻打着冷颤，说话时牙齿磕着牙齿。那会儿人都猫在家里，早睡的已经钻进被窝，所以村路上很静，麦秸垛那儿更没人影。门鼻咯噔在麦秸垛旁站下，两人都望着很远的公路上偶尔行驶的汽车打出的灯光。门鼻在数到第五辆汽车经过时，朝黑暗中大杏的身子轮廓扑了过去。他不知先干什么，只好一把把大杏抱住。大杏穿着厚棉袄，身子在他怀里就像一只棉花包。因为怕大杏叫，他把手捂在大杏

湿润的唇上，等发觉大杏只在他怀里扭捏，压根就没叫的打算，他才把手挪开，放到另一个地方，那是大杏的裤腰。大杏还穿着大腰棉裤，束根很紧的布带子，门鼻冰凉的手触到大杏裤腰处光滑灼热的皮肤上，两人都像电击了一般，猛地哆嗦了一下。本来门鼻的手是想向裤腰以下的地方挺进的，但那根布带子太可恶，阻挡了他手的进入，他只好改变方向，朝上漫游。从未穿过胸罩的大杏棉袄里是件粗布褂子，门鼻很顺畅地抓住了她的两只乳房。大杏本能地轻叫一声，身子靠紧了麦秸垛，两个乳房就挺在门鼻的手里。门鼻虽然和大杏身体上最灼热的地方接触，可他浑身却哆嗦不止。他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只感觉被他握着的大杏颤抖着，两个宝贝却在渐渐变大，鼓胀着他的掌心，其中最顶部尖尖的山头，像小鸡的嘴巴，把他的掌心啄疼了。门鼻觉得大杏的身体太奇怪了，会在瞬间膨胀，他同时认为，大杏不是没长开，是没人撩拨，就如一张弓，不亲自拉试，就不知它的劲道。现在门鼻就可着劲拉着大杏这只弓，而且产生了想亲自看看的念头。他弯下腰把头拱到大杏的棉袄里，就在他的耳朵和棉袄摩擦、他的鼻子刚刚嗅到少女乳香的一瞬，他听到了一个小男孩的喊声：姐！

大杏弟弟的及时到来打破了门鼻的计划。门鼻和那个可恶的15岁的小子有说有笑地往家走，一边在心里懊悔自己太过感情用事，如果他直取目的地，也许就成功了。他想到父母劳碌无能的面孔，那一刻他想朝自己脸上抽一巴掌。

岳父母像平常一样安排他睡。大杏的大弟到婶子家借宿，大杏一个人住西间，岳父母两人住东间，他和小舅子睡客厅。他半夜无眠，想到自己堂堂七尺汉子，竟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成，实在无能。门鼻的心辗转反侧，身子却绷得纹丝不动，他怕吵醒了那个暗探样的小舅子。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不要再试一试？他反复问自己。岳父在东间里发出很响的鼾声，大杏的房间里悄无声息，和他同睡的小子早已磨着牙遁到爪哇国里了。他感觉到从大杏那黑洞洞的房门里传来丝丝缕缕的乳香，他猛地坐起身，支楞了一会耳朵，飞快地退下所有的内衣，光着脚赤条条地闪进大杏的房子。大杏肯定也如他一样，直板板地躺着，所以当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掀翻大杏的被子，整个身子覆盖在她身上时，她没有吱声。门鼻想及早完事，便直奔主题，他的手抓住了她的衬裤腰，没想到衬裤也系着紧紧的布腰带，他心急火燎地伸出牙齿去咬。正在这时，岳母从东屋里喊，大杏，你屋里啥动静？老鼠。大杏闷声应道。门鼻听到岳母披衣趿鞋的声音。他静了一秒钟，从大杏身上跳起，想往外逃，可他明显听到岳母的脚步正从客厅经过。他来不及细想，端过蓬在泥囤上的竹筛顶头上，就在泥囤里蹲下了。

岳母二话没说，拉过被子躺在大杏身边。门鼻在泥囤里冻得抖个不

止，只差没把泥囤抖松散。看样子，岳母老人家不会走了，那他的小命冻到天亮，也差不多了。门鼻一咬牙，顾不得脸面羞耻，顶着筛子逃到客厅。

岳母第二天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只把擢在厅里的竹筛重新放回西屋。在给门鼻盛稀饭时，她的眼睛在门鼻脸上刷了两三回，一语双关说，大杏早晚是你的人，你把彩礼办了，我秋后发嫁闺女。原来岳母早明白他的心思，有意腾出时间让他浅尝辄止，是为了提醒他，大闺女不是白给的。

一个来回，一桶药水打差不多了。门鼻的眼睛一直是闪烁闪烁的，可是他没有一点机会。棉花地里有人，这一个那一个，虽然离得不近，可是远远不能给他提供扑倒大杏的条件和胆量。天热，许多人到地头大杨树下休息。因为和未过门的女婿一块干活，大杏不朝那儿拢，怕大家开她玩笑。几个小点的女孩，对着门鼻喊姐夫，门鼻也坚持着红脸，不予理会，不然，会被人说没成色。两人背着空药桶经过大杨树，直朝水塘走。门鼻说，你歇会吧，我来兑水。大杏就在水边洗手，然后掏出手绢擦汗。汗湿的衣服勾出了她身材的线条，她微眯的眼睛朝水面上张望，门鼻发现了大杏的眼睛里还是装着风情的，风情应是女人的天然成分。他就足足地朝大杏看，看得大杏红着脸，一个人背着药桶朝地里走。

门鼻紧紧跟上了。

再有两个来回，一桶水就光了。太阳赤拉赤拉照着棉花叶子，许多的花叶就把头低下了。许多人扛不住热，陆陆续续朝家赶。两人再到塘边时，大杏说，咱们也回吧。门鼻坚持再打半桶药，因为他明天就走了。他们就又装了半桶。这时的门鼻脑袋转动得非常频繁，等他确认棉花地里再没有一个人影时，就很大胆地跨到大杏的棉花垄里。他拦住了大杏前进的步子，两人背着药桶面对面站着，大杏慌乱之中把药水全喷到他脚面上。突然，大杏折转身飞快地顺着棉花垄子朝地外跑，两边的棉花枝抽打着大杏的屁股，惹得门鼻在后边紧追不舍。他终于连药桶一起将大杏扑倒，清苦的农药味将他们完全覆盖了。

他记得当他把大杏扒得一丝不剩时，大杏哀求的眼光和语言。大杏说，你等等吧，等到娶我的时候。她大杏能等，可我们鼻等不得。我等着就永远娶不到你。要想秋天娶你，只有先把你办了这条捷径。门鼻这些心里话并没有说出，因为他当时毕竟手忙脚乱、胆战心惊。

秋后的田野一片辽阔。门鼻把最后一车干粪掀翻到豆茬地里，手搭凉篷朝四野里张望。高粱砍了，棉花拔了，豆子割了，一切碍眼的植物没有了，门鼻就能看到四五里外大杏家的村子。村中有棵最高的楸树，非常显

眼。想到大杏，他心里就湿漉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季节，如果他开垦大杏获得了成功，现在应当是他看到收获的时候。但不知那个被他挟迫的女子如今怎样了？他已好久没去过大杏家了，因为他心虚，怕遭岳父母的打。农村的规矩他是懂的。他现在要等的是媒人的动静。这时，他发现从那棵大楸树下面刮过一阵黄尘，好似天边袭来的龙卷风，朝他这里扑来。近了，他看清是奔跑着的一群人；再近些，他看清那些人抬着一张板床，板床上躺着一个人，蒙着花粗布单子。这些人分作两班，空手的随着跑，换班时只见肩一闪，床前行的速度绝不减慢。他们喊着号子，从野地里斜插着跑，抄的近路，脚下踏出一团团黄云，托着板床，板床便如腾云驾雾般飞翔。门鼻扶着车把，看着他们呼啸而过，直惊得瞠目结舌，直到他们消失在乡卫生院的方向。

也只是一袋烟的工夫，那帮人就回了。无声无息，耷手耷脚地从大路上走过，板床上的粗布单子勾勒出一个人身体的轮廓，几乎垂到地上，飞腾的黄尘沉落到泥土里，它带走的是一个陨落的生命。一路上渐有人围观，躺在板床的那人的故事也一路撒落不止。

一个没出阁的大闺女，肚子里有了种，家里人骂她没成色，挣不下一分钱的彩礼，不值钱，她回了嘴，挨了打，气不过，就喝敌敌畏自杀了。

粪车从门鼻手里滑落，他发疯似的朝那棵大楸树下跑。他终于在那片棉花地边跌倒。只有大杏家的棉花棵还在地里长着，已经变得焦黑。门鼻抱头大声恸哭。有人知道他是门鼻了。他们猜测门鼻痛哭是因为定亲的两斤毛线和七件衣服泡了汤，落得人财两空。其实门鼻是在哭他心爱的女人。他还没有认真去爱过她，他一门心思想着的是如何把她办了。而她对他是中意的，所以才遂了他的心愿，而且为他搭上了两条性命。他还记得大杏在被他扒光时哀求的目光。那时他是粗蛮而不讲道理的，他把她心爱的确良褂子撕开一条大口子，把她的处女红星星点点洒落在青草上，直至杀掉了她的生命。

高粱

那个时候杨树思庄的高粱可是空前葳蕤，这和手艺人杨老夯不无关系。他会打箔，打得又板又密，雪白干净；他还会扎笤帚，扎得轻巧可手，耐看耐用。所以，杨树思庄人种的高粱全交他手里，让他一个冬天闲不下来，用几只泥坨子咬着麻绳绞来绞去，就绞出一领好箔来。房子的山墙上也挂满了笤帚，是晚上就着月亮编的。

这勤谨的手艺人命却不好。他生有四个儿子，儿子都仿娘，一个比一个丑；又都好吃懒做，东草不捏西草不拿，所以一家六口住着三间土坯

房，连个院子都没有。杨老夯打箔挣的钱只够全家买咸盐的。

杨老夯希望儿子能成个家自个单过，让他放一放肩上的担子。但儿丑家贫，媒婆都是错门而过。正当他绝望叹息的时候，后沟最没市场的媒婆访到了他家，把后沟最俊的闺女芝兰说给他家大驴做媳妇。

因此后沟最漂亮的芝兰嫁给了杨树思庄最丑的大驴。这个看似离奇的婚姻所带来的后果，是让杨树思庄绝了高粱，让杨老夯绝了毕生的手艺。

事后想想，要不是芝兰那天正巧上茅房，要不是那天娘做的米酒好吃她一口气兑着水吃了三大碗而尿急，要不是那天正巧是三月十八，要不是凤兰在三月十五出嫁三天回门，她芝兰就不会在茅房里被堂姐夫也就是凤兰的女婿堵了个正着，堂姐夫也不会吃了她的糖，她就不会嫁到杨树思庄，就不会叫杨树思庄不长一棵高粱。

铲子一直怕那个风俗，被人当众追赶，有土块石头泥巴朝身上糊，有棍棒木杈在头顶挥着恐吓，还有奶孩子的妇女在路口等着朝他嘴里挤奶水。那个风俗，在后沟闹得最厉害，因为后沟的姑娘长得鲜亮。这样鲜亮的女子被人娶回家，回门的新郎不被乱得半死才怪。可是铲子的媳妇并不是后沟最鲜亮的女子。凤兰腰身粗壮，身材高大，作为女子就有点粗枝大叶了，所以铲子觉得被人乱有点不甘心。铲子他长得可是一表人才的，可惜出生在东北一个矿区的他，因弟兄多，老爹就把他遣回老家，过继给无儿的亲弟弟。铲子十岁上到杨树思庄，吃着这里的红芋稀饭红芋面馍，完全融入了杨树思庄的汉子当中，不同的是他长得身材高大，脸的轮廓完全不是杨树思庄男人的土气，大家都说他洋气。可是这洋气的男人在娶媳妇上却是没多少可挑的，那个被他喊作爹的叔叔家徒四壁，他也只好娶回凤兰这样一把好劳力样的女子。尽管媳妇姿色平平，在乱新郎上却容不得他有讨价还价的机会，因此，一吃过饭，铲子就从岳父家的后门跑开了。

他进村时就瞄好了那个小胡同，可以直通村后，村后的小河在冬天干了，他可以踩着软河泥跑到河对岸，之后顺着麦垄跑。那时人们想撵他，可不容易了。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胡同的尽头，突然有一团腥臭的河泥飞来，一个带着淫色笑意的妇女晃动了一下耸立的前胸，他吓得没命往回折，像狗一样跳了两道土墙，一头钻进一个茅房里。

突然掀开茅房草帘遁入的黑影，直吓得芝兰忽地站起身。有些尿洒落到裤裆里。她看不清来人是谁，本能的动作是张大嘴巴呼喊。铲子从明处进来，黑古隆咚地站起一条黑影，对他更是雪上加霜。顾不得多想，他一把抱住黑影说，爷爷奶奶，你别叫。手抱住身子，那张闲着的嘴则别无选择地压在另一张张成O型的嘴上。在手嘴并用的时候，凭他染指女人仅三天的经验，铲子知道拥入怀里噙着嘴巴的是个女孩。

两人拥着抱着亲着，听着茅房外面杂沓的脚步声急骤地朝四处散布。

铲子已能清晰辨出女孩娇美的脸蛋，撒着碎星星一样的眼睛，那裹在夹衣里的小小的身子在他怀里颤抖着，融化着。刚刚新婚三天，只在女人身上随意扑腾几下的铲子，尚未施展开拳脚。而此刻，这个无意中被他拥入怀里的女孩，让他的四肢松软开来。那个闪烁着星星一样眼睛的女孩一点没有离开他的意思，反而轻轻地喊着，姐夫，我是芝兰。

这是芝兰！当铲子和凤兰刚定亲时，芝兰还是在田地边揪茅缨缨草玩耍的小妮子呢。铲子逢年过节一到凤兰家，芝兰就和一大帮小屁孩在门外起哄：新女婿，新又新，新女婿的头发有三根，半拉鼻子半拉眼，三根头发挽个纂。咋就这么快长大了，已经要从姐夫的怀里涨出来了。

铲子是在阴历六月初六把芝兰领走的，他的蜜月也是从芝兰身上开始的。他把她领到了东北他的出生地。他居然有脸说这就是他新娶的媳妇。然后他带着芝兰在一家矿上下了一个月的煤窑。这水灵灵的女子让矿上的爷们大饱眼福，也让铲子挺直了腰杆。那时的村镇刚刚土地到户，电话还只镇邮电所有，手摇式的，打长途要一级一级地转，根本听不清楚。电话终于第三次打到铲子亲爹耳边，让那个笑模笑样的老头一下子蔫了头。什么，儿子带来的媳妇不是亲媳妇，是亲媳妇的堂妹。这老头觉得玩笑开大了，他押着儿子和那个妖模妖样的女子，一同回到了杨树思庄。他首先是把那女子送到亲老子身边，再把儿子送到岳父家。毕竟是在矿上混了这么多年，见过世面的，所以说话也有斤两：这个蠢货脑子一热做了糊涂事，我给送回了，亲家看着处理，希望能给他悔过的机会，他毕竟是你女婿嘛。那时凤兰的肚子已经鼓了起来，做父母的就表现出女婿归来时应有的惊喜，仿佛铲子东北一行，带着的是凤兰而不是芝兰，便杀鸡打酒招待亲家，还叫上村里的干部陪着。铲子和凤兰眉来眼去了一番，感觉凤兰已容了他的荒唐，就没事人样和一群爷们喝酒猜拳。

其实喜欢一个人真的很简单，就那样被他拥着，就那样全身心地喜欢上了他。这个白白净净高高大大的男人，以前是远远看着他做自己姐夫，现在他把自己抱在怀里，他就不是姐夫了，和他走到天涯，他就是自己的夫了。十八岁的芝兰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当铲子麦收不久到岳父家，把她约到高粱地里，再一次回放茅房里的镜头，她竟是欣喜异常的。及至铲子剥下她的单衣，摘下一抱高粱叶铺成了柔软的床，她也欣喜地闭上了幸福的眼睛。那些绵绵蔓蔓的枝叶，带着几分羞涩，在她的身下发出清脆的响声。当肉体与肉体在高粱叶子上挤压滚打，当高粱叶子饱满的绿色汁水在肉体上涂抹，芝兰觉得高粱在一瞬间成熟起来了，那些通红的籽粒宛如淮北汉子的脸膛，一起朝下看着她的躯体，芝兰亢奋的声音突然在高粱

地里响彻云霄。

在约定与铲子私奔的那天深夜，她居然爬过了土墙头，顺着高粱地垄一口气跑了十八里路，到了一个叫象鼻子的小火车站。铲子从阴黑的拐角处闪出身，拉过她，拥到怀里。他们不敢待在灯光昏黄的候车室，就站在铁轨边，终于盼来睁着亮眼的火车。在刺眼的灯光、刺耳的噪声里，她大着胆子把嘴巴叨在了铲子的嘴上。

两人由铲子亲爹押送回乡时，铲子咬着她的耳朵说，等过了这一阵吧。她不知道他说的过了这一阵是指什么，但她信他。所以，爹用荆条抽她时，她咬着牙不吭一声。爹把刀子、绳子、农药丢到她脚边，让她去死，她也不吭声。心里怀着梦想的人，自然是不会选择死亡的。可是当爹大叫着在村子里游说，让媒人赶快寻个人家，把她嫁了时，她紧张了。她第一次开口说的是我不嫁。劈头盖脸一阵荆条括来后，爹以丢失一个男性和父亲尊严的口吻骂道，你要嫁可有人要！你也不想想！你皮发贱骨头发贱肉也发贱！吡吡吡，又是一阵荆条括肉声，把那团贱肉打得鲜血直冒。

芝兰把自己圈在家里月余，决定走到人堆里去。后沟的人看到芝兰的身影，突然作鸟兽散，其实都躲在树后或山墙阴影里偷窥她。他们惊讶地看她走路的姿势，她两腿间的距离，她的腹部、前胸，新奇得不得了。地里的高粱早已砍掉，芝兰辨不出她离家时践踏的那道地垄，只有新耩的麦子萌着一层淡绿，铺展到天的尽头。

黄昏到家时，老远听到父亲急吼吼的声音，啊，只要不瞎不瘸，随便哪家。那个生意最败的媒婆拿腔拿调说，不瞎不瘸，说的容易，难访啊。芝兰听到父亲对亲女唯一存留的爱心——不瞎不瘸，心里动了一下。她说，我还加个条件，非杨树思庄不嫁。一头扎进里屋。人在绝望的时候也是不顾不问的。

杨树思庄，不嫌芝兰的也只有大驴了。

芝兰在冬至挽个小包袱跟着媒婆进到大驴的家门，一家人表现得淡淡的，反正是别人不要的女人，没什么好欢喜的。甚至没准备拜堂的物件。及至见到芝兰的样子，一家人都慌了手脚。没想到是这么俊的闺女，怎么就进到他家来了？杨老夯跑到会计家借红纸，让写对联贴门对，又叫二驴到街上买鞭炮。芝兰坐在铺了新床单的土坯床上，面带微笑看着前来看热闹的人。来看新媳妇的人没想到那么多，几乎要把大驴家的三间草房挤裂。因为在杨树思庄，芝兰没嫁来前，已是新闻人物，如今新闻人物就在眼前，哪有不看的道理？鞭炮终于在大驴家门前炸响，连相邻村子里都有人来看了。这个后沟最漂亮、最落泊的女人任他们看着，任他们在心里想着，这就是铲子带出去的女人，这就是大驴的媳妇，任他们的眼里悔恨着，愤怒着，燃烧着。我操，大驴他命好，白捡个媳妇。心里想的是，如

果不是铲子日鼓了一番，哪轮着你大驴。那些拒绝媒婆好意的光棍们此刻有了切肤的悔意，在乱新妇时可着劲上摸下捏。女人们对美女配丑夫表现出应有的幸灾乐祸，特别亢奋，眼睛的余光却制止着自家男人的动作和语言。芝兰的眼光掠过女人的头顶，看着那些个畏手畏脚的男人，他们正对着一个木头木脑穿着一身蓝衣服有点暴牙的男人推来搡去，喊着他大驴，让大驴快同新媳妇亲嘴，一边用眼睛去捉芝兰身体的某个部位。这是芝兰第一次看到大驴。她微微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睛里就波动了一些风情，这风情抓住了所有的女人和男人，让他们品味出以往乱新妇所没有的魂飞魄散。大驴朝后面躲避着，始终没敢上前。

芝兰的叫声在新婚之夜尤甚，以至她后来在高粱棵里叫不出那样逼真的效果。大驴新婚第二天牵头牵脑，脸上有血印子。芝兰却像没事人，端着盆到河边洗衣。大驴爹在门口打箔，大驴娘在做饭，二驴、三驴、小驴依旧到村中祠堂门口看人下棋。这家人过着平常一样的日子，所不同的是多一个妖冶女子出入，院子的晾衣绳上多一些色彩鲜艳的衣服，大驴的脸上增加着新伤旧痕。很快，村里就传出，大驴还没把芝兰睡到手的消息。有女人就逮住大驴，用温婉的话哄他扒开衣服，露出指痕遍布的前胸。男人的眼睛突然放出光来，他们一起对尚未被大驴得手的女人发生了兴趣，争相指点大驴如何如何，仿佛大驴代表大家睡芝兰。大驴是个不开化的闷驴，扶不起的阿斗，无论如何调教，终至一事无成。

来年的夏天过后，麦子归了仓，新种的豆子把地盖严了。高粱撑着身子往上长，眼见没了人头顶。高粱是做房顶最好的材料，每家每户都要种些。如果要打箔用，则得一根一根挑那些最长最粗最均的，送到大驴家，让杨老夯用泥坨慢慢绞。箔的用处很广，可以圈起来装红芋片，可以铺床，可以晒粮食，还可以作夹壁墙。因此，杨树思庄是不缺高粱的，整个淮北大平原都不缺。高粱织成了大平原美丽的青纱帐，成了芝兰最想往的地方。

她喜欢坐在高粱地边遐思遥想。豆地里的小草晃着毛茸茸的小脑袋，苦挣苦捱着和豆子比个儿。人们下地干的主活就是拔掉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芝兰的手很快，拔完草就坐地头，抬眼就看到了身旁的高粱。高粱还只半人高，啦啦啦啦晃着长叶子，有点慵懒，有点撩人。责任到户的田野间，游走着三三两两的人，他们蜗在自家地里，没滋没味地干活，有人直起腰无目的朝远处看，眼尖的男人就看到了芝兰，一个永远把自己打扮得像走亲戚般鲜亮的女人。大驴的媳妇，快看！地挨地的人总这样相互提醒，然后就会有关于大驴是否把芝兰睡了议论。男人最关心他们本职的事，个个有点皇帝不急太监急。就由衷叹息，觉得芝兰嫁给大驴实在太可惜了，如果不是被铲子睡过，哪里会便宜了大驴那个蠢货。嘴里这样说